



吕思清现场指点甬城琴童

吕思清：学琴需有好心态

本报讯(记者 张磊杰 文/摄) 昨天下午,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携“美杰三重奏”组合现身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,举行了一场“器乐培训大师班”讲座,受到甬城众多琴童及家长的热情追捧。1987年,17岁的吕思清成为首位获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中国人,从此蜚声国际。而他4岁学琴,8岁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的经历,更被誉为“乐坛神童”。面对记者,吕思清却坦言“艺术重要的不是开始之初显示的才华,而是当你结束时所取得的成就”。他还就组建这支三重奏组合、目前古典音乐领域存在的各种现象、中国琴童学琴的心态等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吕思清此次与两位搭档——大提琴家秦立巍和钢琴家孙颖迪一起来甬,他们三人组成了室内乐组合“美杰三重奏”。“我们三人都是独奏家,独奏家要组成一个三重奏组合并不容易。”吕思清告诉记者,“因为独奏家往往是被‘惯坏’了的,每个人有自己的音乐习惯和理解。”但此次他们三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,在吕思清看来,有两个重要的原因——友情和对室内乐的热爱。他说,三人相识已久,在过去的许多年里,他们在各种音乐会上曾有过合作。“成立组合后,我们既可以展示各人的音乐才华,又能将音乐升华,还能在中国进一步推广室内乐。”吕思清觉得,这是一举三得。

在昨天的大师班上,众多小琴童及其家长们期望得到大师的指点,从大师身上获取成功的密

码。但谈及“神童”一词,吕思清却淡然一笑,相比在艺术起步之初所展现的才华,他更愿意将从艺之路比作一场马拉松,“学音乐是挺漫长、挺苦的一条路。尤其是学器乐,需要一遍遍地练习某个音,克服演奏中的难点。所以学琴必须有很好的心态,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,不能说学音乐就要成为音乐家,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成为职业独奏家或加入专业乐团。孩子们的家长必须认识到这种技艺的掌握将对人生产生好的影响。演奏音乐能帮助人们开阔眼界,体会到生活的多种色彩,注重人与人的交流。”

吕思清也发现,“很多琴童学得太苦太累,家长应该适时给予启迪,让孩子感受到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,而不是机械地重复练习。帕尔曼提倡的‘快乐练习法’,就是让情感的愉悦来净化心灵,使大多数人成为音乐的支持者、爱好者。”

对时下古典音乐领域流行的跨界合作,吕思清直言:“我觉得很好啊,没什么不可以。”

他告诉记者,自己就曾和王力宏有过合作,“但我选择合作对象的标准是在音乐领域顶尖、稍微带点古典音乐气质的歌手。”

吕思清觉得,“存在即合理”,古典音乐不该太刻板,重要的是品质,而不能形式大于内容。“高品质的跨界合作和交流,能更好地推广古典音乐。有人担心这种偏流行类的尝试会使古典音乐变得浮躁,我觉得不用担心。只要是和别的领域里顶尖的人进行艺术交流,都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。”

油画《老人头像》 赠予宁波美术馆 沙耨画了两个半天 画中人是余毅外公

本报讯(记者 金晓 通讯员 徐子现) 昨天,沙耨的学生余毅将沙耨画作《老人头像》无偿捐赠给了宁波美术馆。“其实从去年开始,我就跟家里人讨论,想把老师的这幅画捐赠给美术馆”。昨天下午,余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让他珍藏至今的除了老师的画作,还有那段跟老师学画的难忘回忆。

余毅是沙耨唯一的学生,他家就在沙耨老家鄞州区沙村的隔壁村庄——韩岭村,余毅从小就喜欢画画,18岁时,在熟人的介绍下,余毅开始向传奇画家沙耨学画。

当时,在人们的口中,沙耨是个“会画画的疯子”。但余毅第一次看到老师,却发现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,“那是1980年,我第一次见到老师。老师看上去很斯文。”而沙耨对眼前这个爱画画的小伙子也很喜欢,于是一段深厚的师徒缘分就此开始。

为了方便学画,余毅曾搬到沙村住,“那时几乎每天到老师家跟着他画老虎,画中国画,”与如今学校里上绘画课要教很多绘画理论不同,沙耨教给余毅的是在实践中领悟绘画的技巧,“往往是老师画,我看着,或者是对着同一个题材,我们一起画”。

1982年,沙耨住到了余毅家,由余毅一家照料他的晚年生活。这一住,就住了近16个年头。

“晴天,我们就到外面写生;下雨天,就在家画静物。”户外的写生地点,都是余毅前一天先找好的,“一般每天上午画三四个小时,下午继续画”,因为下午光线有了变化,景致看上去也不同了。那时,人们对绘画并不太了解,加之对沙耨的精神病有所顾虑,没有人愿意给沙耨当模特。所以,当时沙耨的笔下大多是山水风景和静物,人物非常少。

有一次,余毅70多岁的外公来余毅家小住,正愁没有模特的余毅发现外公的形象很适合作画,所以就动员外公成为了沙耨的模特。“那是秋冬时期,我外公穿的衣服已经有些厚了,当时我让他坐在椅子上,他坐着坐着打起了瞌睡……”在余毅的记忆中,这些细节清晰如昨。当时,沙耨用两个半天的时间,创作了这幅以余毅的外公为原型的《老人头像》。这幅画不大,只有一本杂志般大小。“那时绘画材料很紧张,画布也不多。”余毅遗憾地说,当时有大的画布就好了。

余毅一直珍藏着这幅《老人头像》。上个月,“独行心画间——百年沙耨作品展”在宁波美术馆举行,余毅将《老人头像》送到了美术馆参展。这次展览展出了沙耨一生各阶段的画作,勾起了余毅内心深处对老师的怀念,也让他做出了将这幅画无偿捐赠给宁波美术馆的决定。余毅说,赠予宁波美术馆,不仅是给《老人头像》找到了最好的归宿,也是为表达对老师沙耨和对自己外公的尊重和敬意。



沙耨画作《老人头像》

货、货、赏……这些字为何是“贝”字旁不是“金”字旁? 中外珍奇海贝展里有答案



展出的一个个珍奇海贝。 记者 胡龙召 摄

本报讯(记者 梅薇 实习生 徐姝彦 通讯员 许婧) 绿豆螺的外形足以骗到你!乍看,还真以为是几粒绿豆。通过放大镜仔细观察,竟然是螺!明天,由常州博物馆和宁波博物馆共同举办的“小贝壳 大世界——中外珍奇海贝展”将在宁波博物馆开展,共展出中外珍奇海贝200余种共400余件。绿豆螺是此次展品中最小的贝类。

昨天下午,记者来到了中外珍奇海贝展的布展现场。色彩斑斓呈鸡心状的鸡心蛤,具有神秘气质的地图宝螺、形如唐朝僧人帽子的唐冠螺……看着一件件展品,记者一次次地感叹大自然创造的神奇。

黄宝螺个头不大,看上去也就大拇指粗细,在众多展出的贝壳中,它倍显娇小可爱。“可别小看了这黄宝螺,早在殷商时期,它就已经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初使用的货币——贝币。”常州博物馆自然部主任万永红介绍说。

细看,黄宝螺外形酷似“贝”字。“我国与钱有关的文字大多采用‘贝’字旁,而不是‘金’字旁,就跟贝币有关。”万永红说,有诗为证,“货币得名始

有源,本出大海是天然。介虫虽小能作祟,卷入人间起狂澜。”

如今,黄宝螺作为货币的历史早已一去不复返了,但它仍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,“有的甚至被视作珍品而收藏。”

万永红告诉记者:“此次展出的这些展品,主要是我们博物馆向沿海城市收集来的,其中包括来自国外的珍品。”

“这个印度铅螺,就分布于印度南部及斯里兰卡。”万永红说,“别看它个头不大,但有一定重量,因为它的壳较之一般海螺更为厚重。”

展品中,一个名为“陷塔宝螺”的则是万永红从宁波一生意人手中收集到的。“其实我们有不少贝类都来自宁波。”“一般海螺的螺顶是凸的,而‘陷塔宝螺’有一处是凹陷的。”万永红表示,“陷塔宝螺并不多见,我收集了那么多年的贝类,那会儿是第一次看到。”

据了解,本次展览将于10月10日结束。其间,宁波博物馆还将结合本次展览在每周六下午推出“夏威夷风铃”、“海风花盆”、“彩绘海螺”等一系列青少年体验活动。